

新時代副刊

三期星

日二十月二年九十國民華中

新時代報副刊

第十三期目錄

中國民族性 (續六)

村

我的病中 (續)

張國樑

哀羊之歌

歐膽女士

中國民族性 (續六)

一村

(五) 結論

孟氏有言：「恥之于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我中華民族之劣根性，一與大和民族相比，則釐然判若天淵矣。今後國民，不欲雪恥以圖富強則已，如其不然，必先知恥，知恥而後奮勇以雪之。」本黨孫總理先生，奔馳南北，浪游海外，從事革命，強隣之感所不能溢，滿清之勢所不能屈，貧賤富貴，未嘗稍移，其獨立自尊之精神，何如也，精研史籍，潛修學問，參考東西學說，採擷大陸精華，雖處軍書旁午，未嘗稍廢誦讀，三民主義之奧妙精詳，建國方略之博大闡偉，雖異域方聞之士，碩學唱儒，亦復稱道弗衰，其向上進取之志，何如也，心存救國，一以恢復中華，震懾強隣為己任，彌留之際，尚復頻呼奮鬥努力與邦，實現主義，未嘗作一時之忘却，其責任之心，何如也，身為總統，身為元帥，親戚故舊，未嘗敢延攬一人，對國對家，均以廉潔恭儉明義相策勵，以故蓋棺之日，家況蕭條，書籍以外，別無長物，其為公忘私之志，又何如也。四億兆人，果能乘志成城，效法先生，一以先生之精神為精神，以先生之主義為主義，又烏知夫十年以後，整軍經武，

一一七

生聚教訓，頓然興起，周身於強國之林者耶？信如是也，豈特百年來之國恥可雪，即現世列強，咸與我共處平等地位矣。非然者，依賴自汗，腐化苟且；對事不負責任，時以私而忘公，吾恐中華民族，亦將日趨于衰危也。讀先生書，行先生志，強國之謀，是在吾黨也夫！

(完)

我的病中

(續) 張國樑

「上課時小心吧！尤其上課的後的一月更得注意喲！」章先生說完，我便轉同他們說話：

「到那去，賽球去呀？勝了幾個學校了？」

「同北京學院，以前的成績不甚好，唉！下星期一就上學吧？這等星期作什麼？」他們說完點點頭便走了。我轉過身來到了第二教室院前只聽室裏的音樂已合奏起來了。曲子是淮黃，這曲子我在吹口琴的就是這個。那細麗的音調合奏起來，真像催眠術一般，使人醉生夢死似的。這些美好的音調，只聽出有笛同胡琴在裏，待到屋中細細聽那美妙的音是提琴同笙。我一進門有的同學看了我便停止了吹奏，招呼我來同我談及我的病中景況，有的依然在那繼續着。學校教員差不多都到音樂會來了。教員看見我也來圍在一圈向我，我把病中一切經過，同中醫診治錯了病症的事一一的說給他們聽，他們聽了我這一片的言語也非常賤視中國的醫術，嫉恨中醫了。

「啊！奇怪我這些日沒上課來，教員們見了我就彷彿親近了一層，屢屢的言語中表示他的關心。」我心中暗暗的悲。後來他們又合奏一個悲秋的歌曲。那曲調婉轉悽涼，心緒纏綿，便心中發出一種同情的悲哀，這同情的悲哀，悶在心中為旋轉的音波遂使的發瀉出來就彷彿一人同他的情人在夏日的山坡的樹陰下的石階上擁抱在度青春密月一樣的痛快。唉！想不到起死回生的我今天會跑上這享受如此美妙音樂的！」

二二

自從那天同學李紹鋼侯俊元來到我家看我病向母親說我告假已超過校中定章一學期的三分之一，即今休學了。那時我心中是如何焦急喲！幾乎飯都吃不下了。第二天給醫生一診治，醫生說：

「今天病重了一些！昨天勞動了吧！」

唉！那時我敢把真事實告訴醫生呢！我說：

「大概因為昨天多飲了一些水的原因吧」不這樣說恐怕醫生要說我罵我的吧！說我不知自愛的吧！

這天早晨我還在牀上躺着呢，敲門的聲把我驚醒了。原來是父親自固始縣來信，信內云：「隊伍已散亂了。現在只有師長同六七十衛兵逃往固始城南駐紮呢，不久還要走錢匯不來。匯兌不通」這時家中都互相呆視起來，好容易來了信，反更叫人失望了。

「唉！這等辦法。還要上學呢！要不是上學還不致有這

場病呢，花費了這些錢，看一錢也匯不來，簡直病好了找個小事作作吧！母親望着我，很氣的樣子向我說，我聽了這些言辭就像身騎在熱油鍋一般。心中雖過的了不得，彷彿母親在那宣布我的死形了，我的必情誠想離絕人世的事情。眼發熱淚珠早含在眼眶中了。若蕤姐來了。進門看我在落淚也莫明其妙，母親在那呆坐，

「伯母！他病的好一些了麼？怎他哭起來了，」若蕤雖然沒上過學可是認識不少字，她的靈敏天才可惜沒有好的機會培養讀書，他哥在師範學校畢業，現在某中學校充當教員。

唉！別提了，他父親來信說隊伍散亂了，錢匯不來，我讀書不用念了，找個小事作作不好嗎？他因為這個哭起來了，母親說。

「你知道，你這場病不算輕嘍！現在將好些一上學要勞動了病反復可就不好醫了。最好這學期不要上課了，待過年暑假再考插班不很好嗎！那時病便好透了。這時上課急什麼！」她坐近我的牀沿上，望着我，安慰我。

「那裏成呀！這幾天不上課使晚下了一年，真要在家里暑假無論如何也考不上三年級，」我說。

「要知道你身體要緊，你多大學問沒有身體能作事嗎？最好寒假你大。便回，叫他給你補習一寒假，再補考本校不好嗎，好在你大哥寒假學校放假，在家無事吧！」她雖然千般萬法來安慰我，我心中總認爲不是唯一的路，我哭臉轉向裏面去了。

喬午侯俊元來了，說今天下午一時半學校年級開集友會在

第四教室，並備有茶點助興，這時心中的悲哀愈加深切了，我想如果不上課我定要失去了很好的同學，我失去了這好的同學就像失去了我的魂靈一般，侯俊元問我去不去，並且要借口琴給他們作遊藝，我的口琴整日在牀前放着，一人悶了便拿起吹一吹。

「娘呀！我們學校今天開會，我要去的！」

「才上好那去呀！在家養一養吧！好透了那不能去。」母親說起這話，那我怎肯依呢？

「不成，我今天非去不可，人多極了，現在病就算好了，還怕什麼？」我絕裂的話說出來，母親不得不允我，叫我；恐怕我生氣影響到病上，反不如叫去好一些哩！

車叫好了，我們一直到了學校，會場還沒開門，到操場繞了繞，空氣特別清新，很多日沒來到這操場，今偶一來，心境忽然開朗了鈴聲響了，起始舉行盛會，第四教室屋中已滿座。一幕幕在我眼前映過去，其較好一點的算是雙簧了，其次便是趣劇演得非常使人可笑，再其次便是隱劇，這短小的隱劇足以寫盡中國現代社會的黑暗，教育界如此的委迷，最後來賓餘興校長懸一蘋果於屋中，蘋果的高度人支脚用嘴可觸到，玩時把一人的眼瞼上，叫這一人仰頭追食這蘋果，不許用手動，依次幾個人都沒吃到，最後我最高個的郭某某吃到了，大家歡笑了半天，大家都又坐好了，又作了一個遊戲，遊戲還沒完，茶點早已吃個乾淨了。這天正是期考前一的星期日。

一九二九，二，三，脫稿於斗齋中。

(完)

哀羊之歌

歐陽女士

這一羣可憐的羶羊，

在這黑暗醜惡的邊牆，睡眠，徜徉。

野狗們伸張着利爪銳牙來狂吠，

竟無敵抗的驚惶，逃避，妥協，投降。

* * * * *

這一羣可憐的羶羊，

荆棘充塞崎嶇的路上，還隱埋着不少的餓狼。

你們是往那裏逃走啊！

無處！無處是你們的安樂家鄉。

* * * * *

這一羣可憐的羶羊，

你們說到了坦途——坦途上似乎沒有驚惶；

但是，散了隊伍的敵防，

就要中獵人的手槍。

* * * * *

這一羣可憐的羶羊，

個人的生活不忙——團體是你們的圍牆。

圍牆破了，生命消失了保障，
你們是走向何方？

* * * * *

這一羣可憐的羶羊，

你們的頭和肉，可以零刀割着伴了酒漿，

皮毛供他們打獵時披作禦寒的衣裳；

可憐你們妥協了，那是下場？

* * * * *

這一羣可憐的羶羊，

你們的油脂，煎成廢燭，作巡捕時的火光。

骨削作下食的糞子，投降——

可憐你們啊！是自取滅亡。

* * * * *

這一羣可憐的羶羊，

你們無數的角，可以集中起來做當敵當，

猛進的羊頭，可以砸碎鐵的洋房。

死有何傷——羶死才是「生」的還陽。

十九年二月九日在沈默的北平。